从此不再疏远

家乡旧宅里的每一块空地，几乎都被我种满了花儿。

正月迎春放，二月桃始夭，三月杨花絮，四月牡丹王……那花儿怎生得如此妖娆妩媚，藏下了世间的流光溢彩。从豆蔻梢头二月初，到不堪攀折犹堪赏，她们就这样占据了年幼的我的心。

记不清那是哪一年回家，忽在那一团斑斓锦缎间看见了一株低矮的小树，枝黄叶疏的，好不扎眼。我推搡着奶奶：“那是什么呀，真不好看。快拔了去吧，长在这儿多碍眼哪！”

奶奶却只是笑了笑，揉揉我的头，道：“这也是花儿呀。它是桂花，秋天会开的。”然而我一听更不依了，桂花我是见过的，即使开花，也是一颗一颗小小的，比不上芍药的娇矜柔嫩，更比不上榴花的红艳照眼，甚至还不如茉莉的清雅可人呢！我缠着奶奶闹了好久，她也只是无奈地看着我，不愿将它拔了去。

后来我有一阵子不曾回家了。也说不上是赌气，我不至于狭隘至此，只是确乎时间少了，而自己家小区里的花也长起来了。我便没有那么强的执念，像小时候一样年年都回去了。

然而我却不曾料到，再一次回家，竟是这样的原因——奶奶去世了。我还记得，那是一个深秋。一下车便有阴凉的北风鹜啸着席卷而来，顷刻间就冷透了衣衫。旧屋子上刚铺不久的茅草是与土砾一般的枯黄色，在灰狭的天空下填充了模糊不堪的视线。

我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，只知道那时天都已经黑了，我还在屋外徘徊。是眷恋还是愧疚，我早已无心去分辨。门前的花儿也早就凋谢了——谁愿意开在这样的寒风里，开在死别的距离里！

然而——不对。我分明却能闻见那若有若无的清芬在伴我低回。勉强分辨了一下源头，却使我一时怔在了那里。

是那颗“不起眼”的桂花……独自在寒夜里开放。在一堆残枝败叶里，她绽放得安静。一切悲喜浮尘，在她面前发生过的人情世故，都不曾改变过那一枝秋风中的静好，连月光也一并平静了下来。

忽然想起一句诗，人闲桂花落。听说，那是奶奶生前喜爱的句子。

那一天分明是奶奶去世的日子，我却忽然觉得自己离她更近了。弄花香满衣，便不再疏远。